

歷史典故

敢受嘲者真名士

劉誠龍

東坡先生是好戰分子，遇高朋在座，開兩瓣唇門，擲三寸舌頭，對人呈進攻態勢。與他喝酒，與他品茶，與他開辦公會，與他一起開筆會，他那進攻性武器從武器庫(腹笥)裡截出來了，其腹笥又充盈得很，無人不被他那三寸舌機鋒點過。

王祈有竹詩兩句，「葉垂千口劍，干萬萬條槍」，自認傳世名句，最是得意，來向東坡顯擺，求贊揚，東坡呢，卻是舌鋒挺矛，「好是好，只是十條竹竿，一個葉兒也。」郭功甫詩歌自評，寫得勝過郭茅，也就老大遠的跑杭州去，「出詩一軸，示蘇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再要東坡先生署權威鑒定，東坡先生連道好詩，可打十分。點評僅一句，版面豆腐塊都不算，郭大詩人不過癮，叫東坡先生撰大塊書評，「喜，又問之」，東坡先生寫了，「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合起來恰好十分。

「東坡性不忍事，嘗雲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碰到可笑事，不笑話一個，如食著蠅而不吐，過不得。劉貢父老來患怪疾，「鬚眉墜落，鼻樑斷壞」，一日機關開會，會後不發誤餐費，安排吃飯，飯局上，東坡先生笑話開了，「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樑」，劉貢父窘得要死，「滿座大噱，貢父默然」。米芾書法奇絕，免不了有藝術家派頭，諸如長髮飄飄做女媧扮相，短褲子戴在腦殼上，十怪十八怪的，總是一副怪模樣，大家都喊他米顛，米芾不服，我有那麼發神經嗎？「一日設宴，皆一時名士」，米芾要東坡搞個神經檢查，出其他非神經病的醫學鑒定，「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子瞻」，東坡先生問米芾：大家都說你顛，是不？米芾答：「嗯」，東坡頓了頓，道：「吾從眾」。

王安石位高，還想學高，主席台做主題報告外，天下麻雀都要抓，還立志到大學裡去兼客座教授，專研說文解字，王安石解「篤」字：「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笑」字是竹字下頭一隻犬，用竹掃把打狗，打得狗喂喂叫，情景自可笑，王安石在其學術自家田裡，也不解這「常識」；王安石不解的多呢，他說「鳩」字怪，不曉得意從何來，他問東坡，「鳩從九從鳥，亦有證據乎？」王安石說字文，東坡先生弄雜文：「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個。」說得王荊公頭直點如雞啄米，回家去，感覺不對勁。其時王安石為相，搞裙帶風，兒啊阿呢，婿啊甥啊，和爺和娘，滿門公卿。「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謔也。」

東坡先生才高，按一位先生所言，才氣大者，便天然獲得狂的資格證與營銷證，可以逢人翻舌鋒：「狂傲者若有真才實學，他發作起來，別人未必舒服，但也只能忍聲吞氣。」東坡先生確有真才實學，「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殆遍也。」東坡先生誰都給嘲笑過，「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當面不敬，背面也是敬的，「一日共論免役差利害」，誰也說不過誰，東坡先生想譏嘲譏嘲，不敢，回到家來，罵開了：「司馬牛！司馬牛！」有真才實學者，可對人發作狂傲，但別人只能忍氣吞聲嗎？只有他嘲弄得別人，別人嘲弄他，他就鬚髮奮張，拳頭緊握，脖子上筋脈如蚯蚓蠕動，這是名士乎？敢自嘲者，是風流；單他嘲

者，是風霸；嘲他又接受他嘲者，方是風度。東坡先生之可愛，不在他常常自嘲，更是嘲他外又受他嘲，而「忍聲吞氣」，而甘之如飴，而和好如初，而自己也覺得「比較舒服」。

東坡先生與佛印最相契合，兩人開起玩笑來，沒大沒小，無長無幼，忘官忘民，非尊非卑，東坡嘲佛印，佛印笑東坡，未見東坡單使佛印「忍聲吞氣」。東坡作詩云：「八風吹不動」；佛印詩旁批語：「放屁」。氣得東坡先生筷子都丟了，跑去找佛印算賬，佛印笑：「你道你『八風吹不動』嗎？怎麼『一屁過江東』來了？東坡先生作聲不得，憨憨笑，不曾發作狂傲。

東坡先生嘲弄佛印，贏的少，輸的多。哥倆有回喝酒，大概是這回不搞AA制，東坡先生來佛印這裡打秋風吃白食，叫佛印買單，佛印有話要講，先開戰，「敢出一令，望納之，令曰：『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慳則富，富則慳。真是越有錢越小氣』；東坡反嘲，起對句子：『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毒則禿，禿則毒。』心思惡的，才當得了和尚，將佛印罵了一頓飽的。這回，是東坡先生少有的一次勝利，多半時候，東坡難贏。東坡與佛印在山林裡喝酒耍子，見斑鳩在佛印頭上叫，東坡出語：「斑鳩無禮，老僧頭上叫姑姑」，佛印不急不躁，看到虱子在東坡胸前爬來爬去，還一句：「白虱無情，小姐胸前叮奶奶。」東坡沒得話了，一旁乾笑。

姑姑對奶奶，這回贏得不大，算是打平手，而有次，東坡自謂贏了回大的，卻是輸得慘。東坡案牘無事，挨處分的人，職務沒撤，實權給撤了，在機關裡自然閒得蛋痛，去找佛印玩，進得佛門，正見佛印打坐參禪，壓身而坐，矮塌塌的，又是一副光頭，真是驢驢蛋上下了霜，東坡笑佛印腦門曰：我見和尚，咋像一團糞？佛印笑答：「正是」。東坡得令得令，班師回朝，向蘇小妹吹噓，這回開罵佛印，那禿頭無話回應。蘇小妹說：「哥，這回你虧慘了」，佛教經書裡云：「是啥見啥，見甚是甚，你看到了糞，是源自你是糞呢！」

東坡找佛印談詩，說古人寫詩，老是僧啊鳥啊，多是僧對鳥，比如「時間啄木鳥，疑是叩門僧」；賈島有名句：「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先是鳥，後是僧，這些詩人啊，太不厚道了，總以鳥來對僧，不過話說回來，也許古人沒那意思吧，「未嘗不歎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薄僧之意。」東坡先生再道，我今天來訪，看到這裡鳥嚷得歡，怎麼又是鳥對僧啊？「豈謂今日師親犯之」。東坡先生真是高才，長篇大論，博古通今，句句罵佛印。佛印不多說，東坡先生話落千斤，佛印說話，只四兩：「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

東坡先生伶牙俐齒，齒鋒了得，有其夫則有其妻，蘇夫人也厲害。一次佛印去東坡先生家踏茶喝，東坡不在，其夫人在，其夫人尚沒起床，「佛印訪東坡，偶值外出，蘇夫人臥於紗帳中」，佛印調戲嫂子來了，「綠紗帳裡睡佳人，煙籠芍藥」。蘇夫人不示弱，對句云：「青草池邊洗和尚，水浸葫蘆」。佛印固有調弄，卻是讚譽，哪知嫂夫人嘴尖，罵佛印禿頭，佛印也是不惱，出一語，大佔便宜：「和尚得對夫人，實出望外。」

名士裡多惡漢，腹笥多藏古代漢語，多藏現代漢語，多藏市井俚語，多藏街頭俗語，漢語與俚語與俗語在腹裡霍霍磨，磨成飛快機鋒，鋒芒出口，轉為傷人武器，割人面子不割得人滿臉通紅不罷休，而往往是，他嘲人，呵呵笑；人嘲他，他拂袖，他出拳，翻臉絕交啊列為死敵啊，啥都幹得出來。東坡先生不是這樣，他愛嘲人，卻也受得了人嘲，他與佛印常打嘴仗，卻「語言投合」，關係一直蠻好，「東坡與佛印最厚」，這才是真名士。

古典瞬間

宋徽宗與荔枝

歷代史家著述提及宋徽宗趙佶，都少不了「窮奢荒淫、好大喜功」的評價。漢武帝曾是歷史上以好大喜功聞名的人物，而徽宗也不遑多讓，他聽說漢武帝為了吃到新鮮的荔枝，曾把南方的荔枝運到北方的上林苑種植，最終沒有成功。徽宗就偏不信這個邪，他讓人從福建把荔枝樹運到汴京，種植到皇家禁苑裡，讓園丁細心看護。

第二年，這批從南方移植來的荔枝樹，竟然真的結果了。徽宗大為得意，為此專門作有一首《宣和殿荔枝》詩，以紀其盛：「密移造化出閩山，禁御新栽荔木丹；玉液乍凝仙掌露，絳苞初結水晶丸；酒醕國艷非朱粉，風泛天香轉蕙蘭；何必紅塵飛一騎，芬芳數本座中看。」徽宗把新摘下的荔枝賞賜給近臣，另還模仿唐玄宗御手為李白調羹的典故，親自手摘了一批荔枝賜給燕帥王安中，表達他對王安中的賞識和重托。



香甜的荔枝吸引了蜜蜂 網上圖片

能獲徽宗如此推重，王安中自然不是等閒之輩，他既是徽宗殿下的寵臣，又是徽宗的文友。他最為得意的作品，是有一次徽宗在睿慶殿饗宴群臣，為了記錄歡樂盛況，讓人賦詩一百韻，為宴會增添氣氛。當時尚未出頭的王安中欣然領命，援筆立成，敏捷的才思、華麗的辭彩令眾人驚嘆，由此走入了徽宗的視野。徽宗當即讓人用大字抄錄，作為睿慶殿屏風的掛飾，其後還抄了許多副本，賞賜給左右近臣。及至宣和元年（1119年），平步青雲的王安中任右丞相，兩年後又任左丞相。他擔任樞臣期間，與蔡京、童貫、王黼等人往來甚密，為了迎合徽宗性喜浮誇的作風，他也是鼓吹收復燕雲失地的積極分子。

自五代後期，「兒皇帝」石敬瑭將燕雲十六州割給了契丹，失去長城屏障的中原，就一直處於無險可守的被动狀態下。北宋建立之初，宋太宗兩次親征，就是想要奪回燕雲失地，最後無功而返。故自宋真宗時起，北宋就只能每年以「歲幣」的形式買和平，避免和遼國交戰。生性虛浮的宋徽宗，做夢都想完成這項祖宗未能實現的大業，加上童

貫、王黼等奸臣又一再攔撥，徽宗遂與金國訂下了「海上之盟」，聯合出兵滅遼，中途他還幾度搖擺，引發了金人的不滿。

收復燕雲數州之後，大喜過望的徽宗讓王安中撰「復燕雲碑」，為自己歌功頌德。而收復後的燕山府作為邊境重地，也需要有重臣前往駐守，王安中主動請纓前往，令徽宗大為感動。這也是徽宗親自手摘禁苑的荔枝賜給王安中的原因。

當時，遼國降將郭藥師也在燕山府任職，名義上是王安中的副手，實際上作為主帥的

王安中根本就無法管制獨斷專行的郭藥師，只得曲意奉承討好他，郭藥師由是更加跋扈。不久，另一位遼國大將張覺降金後，又叛金歸宋。王安中收留了張覺，並接收了張覺佔據的平州。這下金人被惹惱了，要對宋用兵，於金人的武力威脅下，王安中勒死了張覺，把他的頭顱呈獻給金人，結果又令麾下以郭藥師為首的遼國降將人心瓦解。郭藥師憤然對手下人說：「金人來要張覺的頭就給他，如果是來要我郭藥師的頭，是不是也給呢？」郭藥師隨即叛宋降金，金人也以「張覺事件」為藉口揮師南下，北宋遂亡。

徽宗手摘荔枝以賜王安中，本意是彰顯自己作為帝王的功業德澤，昭如日月，為臣者則是志竭忠貞、盡心報國，由此演繹一齣君臣和睦的佳話。只不過，徽宗不自量力、輕挑浮浪的狂徒心態，也通過這些荔枝傳遞了過去，讓本來就是一個投機者的王安中，也有立下非常之功、彪炳千古的狂妄念頭。故在張覺叛金，且與金人交戰大敗事急，為尋求庇護才不得已降宋的情勢下，王安中明知宋軍沒有能力與金人抗衡，也不惜為了收回屬於燕雲失地的平州而挑釁金國，收留張覺。及至發現情況不對，又立刻反悔，不僅分化了軍心，也令徽宗父子最終成為了敗亡之虜。

據史書記載，那些千里迢迢從福建移植到汴京禁苑的荔枝，就是結了唯一的一次果，短暫的美好，一如野心勃勃的徽宗以為自己能夠收復燕雲失地的虛假幻象。

詩情畫意

穿過宋詞的河流

王江鵬

暮色挽住黃昏的尾巴
這時節
獨自撐一葉扁舟
船頭開滿了初夏新開的芙蓉
晚來的風翻開那冊
皺了角的宋詞，三百篇
穿過宋詞的河流
趟過蘇子吟詠過的那閣
三國周郎赤壁
高唱大江東去

撐過耆卿的曉風殘月
楊柳岸
看傷心人執手相看淚眼
竟無語凝噎
槳聲嘩許，嘩許
驚起一灘鷗鷺
划破了夜的靜
是駛進了十里荷花西子湖
還是誤入了夢裡芙蓉浦

豆棚閒話

楊楓華(美國)

小訪加州

若不是內子加州的表嫂來電，相邀到三藩市參加其兒子婚禮，我倆還沒有留意到，我們沒有親臨加州，竟然已有12年之久。因為居住在加州的五弟、六妹，不時南下得州探訪我們，而我夫婦的假日，又多留作返港澳省親之用。歲月飛馳，不經意間久違加州多時矣。

今次趁五月花月婚期，除了出席表姪婚禮之外，我們還在5月9日母親節前夕，與大埠關氏鄉里一起(內子姓關)，到三藩市市政大樓觀看當地18位傑出金山(即三藩市)婦女頒獎典禮。該批傑出女性乃由三藩市市長李孟賢及11位市議員共同提名，得獎人中包括前三藩市選務官兼華人權益連進會共同創辦人關少薇女士。聽市議會議長邱信福在會上介紹，關少薇是金山華人「超級女英雄」，她投身社區服務已有43年，1969年美國民權運動興盛期間，她跟5名華人創立了三藩市華人權益連進會，多年來為華人社區爭取平等權利。



美籍華人林書豪 網上圖片

除了服務華進會及其他多間華埠服務團體之外，關少薇在個人事業上，也是卓然有成：1980年曾任三藩市選務官，當年是加州歷史上首位任此高職之少數族裔。任職期間，她為各類族裔提供多種語言服務，又成功地爭取柏克萊加州大學為亞美研究室提供大學部學名，並在校中推出中文、日文、韓文、菲律賓文等多項外語課程，造福外來亞洲學生。在觀禮儀式後，表兄夫婦向我們特別介紹一座加州

小城——巴羅阿圖(Palo Alto)，該市離三藩市不遠，屬於科技發達的矽谷地區之一，也是谷歌和蘋果等大公司的基地，故吸引不少美國青少年及海外年輕一輩到當地覓職創業，造就不少富有成就和財富的居民。那裡市面興旺，人流暢順，表兄夫婦有意遷居於此，開設新餐館，再創事業高峰。無獨有偶，該市新任市長跟三藩市、奧克蘭市一樣，也是華人一名，名叫葉亞威(Yiaway Yeh)，這位市長較上述兩大都會的市長更為年輕，只有33歲，又因為姓名中有兩個Y字，故此當地華人叫他做「2Y仔」。他跟林書豪一樣，父母都是台北移民，他出生於加州，早年受教育於加州，中學畢業後到華府美利堅大學主修政治學，後又去到哈佛大學進修，得到一個公共政策碩士學位後，回到加州，加入灣區地方政府的議會和稽核工作，2008年被選入巴羅阿圖市議會任事，去年更上層樓，被推選為市長，成為當地70多年以來最年輕的華人民市長。

他在就職演說中向市民展示其市政藍圖，他會造好當地的市政建設，建造好新的圖書館和市民的文化活動中心。近年來，遷居入巴羅阿圖的年輕居民及亞裔居民不少，在6萬人口的小市鎮中，他們就佔了2萬之多，所以葉亞威市長便要加強不同年齡、不同族裔居民之間的互動合作，營建一個生機蓬勃的社區。聽了表兄的闡述，我不禁感嘆：加州華裔多才俊，我們得州也要急起直追呀！

詞話詩說

梁偉詩

《少數》為同性戀發聲

2012年4月23日晚上，黃耀明在香港紅館《達明一派兜兜轉轉演唱會》尾場破框而出，直白自己的「男同志」身份。接下來的好一段時間，香港媒體掀起了瘋狂討論「同性戀」以至平權議題的風潮。差不多同一時間，黃偉文為C AllStar 創作了《少數》，並破例在完成歌詞一刻、還來不及讓C AllStar灌錄成曲，即急不及待在微薄發表心頭好。

如果我們把《少數》看作一份破格地明目張膽書寫「同性戀」這種「社會少數」的歌詞，倒不如回顧黃偉文創作系譜，不難發現性別議題原是黃系出品的大宗。在何韻詩的「性取向系列」(《露絲瑪莉》、《再見露絲瑪莉》、《勞斯萊斯》、《光明會》、《查理淑儀》)以外，還有為側田所寫的《命硬》、薛凱琪的《男孩像你》、楊千嬅的《零號》等等。相對於其他香港詞人，黃偉文筆下的性別議題歌曲，寫法巧妙直接且往往成功「入屋」，不僅為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的書寫帶來更多可能性，同時亦為「少數」處境與平權議題創建出更大眾化的發聲平台。今回《少數》開宗明義，從「少數」的孤絕處境說起。

《少數》首段歌詞講述了「少數」相對於「多數」的脆弱和受歧視的狀態，坦言當有人無論基於任何原因被歸為「少數」時，問題就出現了。「少數」可能因為文化或種族問題被孤立排拒，因此《少數》中所指向的「異類」，既可以是不同性取向人士，也可以是新移民、外籍僱工或少數族裔人士。更有趣的是，詞人在《少數》中點出了「少數」的普遍性：

「誰也在這一生某段落 做過少數」——也就是說人總有做弱者、處於弱勢的時候，但當我們擺脫弱勢行列、行有餘力，究竟會不會倒過來扶持尚在困境中的「少數」呢？

也就是說，如果某人曾經是受盡白眼的新移民或「同志」，到了他日事業有成、成為大眾都接受的一號人物時，會否倒過來幫助現在正經歷他們過去的「少數」？明顯地，《少數》所張揚的其實是一種設身處地的平等精神：「誰會為 天空海闊 回頭後進一步 誰也在 千夫所指裡頭 捍衛着城堡 即使我 只得 少數 但我 還是會 不相信定數 要是有天 對調你倆位置 你又會否 和異數說地說天 每度睺天 為同類禱告 贈暖 對眼前異數 誰在 雲天中送觀……」

在輕快旋律節奏中，《少數》一直嚴肅地步步拷問心靈，反問「每度睺天 為同類禱告贈暖 對眼前異數 誰在 雲天中送觀」。的確如此，每逢海外發生天災人禍我們總不吝支持遠處的陌生人，可是對近在咫尺的「少數」「異類」似乎總是鮮予胸懷。這種奇怪的厚此薄彼，恰恰折射了同理心的傾斜，大概較易認同「眼不見為乾淨」的弱者，寧願抱着安全適當的距離看世界獻愛心。於是，詞人在《少數》再進一步思考，如果今日的同理心能更平等無私地彰顯，明日真正的美好世界，將切切實

實地為我們的下一代展開。
綜觀而言，我深深地感到《少數》在黃系作品中的昇華，已不再停留在「為(同性)戀愛平反」(草蜢《失樂園》、「我們還未得勝」(何韻詩《光明會》)或「福音不過是沒有出席過的聆訊」(楊千嬅《零號》)等苦大仇深的口吻。《少數》所貫徹的乃是從平等平權出發，寄于建構人類世界更美好更溫暖更有尊嚴的一種大同理想。走筆至此，忽然想起黃偉文亦是舒的書迷，亦舒曾經說過「與眾不同注定是不幸的」。是的，或許如此，但只有對「與眾不同」的朋友都抱有同理心，人間才有情味，世界才美麗。

《少數》

曲：Edmond Tsang@阿房宮
詞：黃偉文唱：C AllStar

你在某天 放逐到宇宙那邊
怪異眼光 圍住你似畫了圈你問向天
路人避得那樣遠 哪有人願意
來站到你站那樣遠 當你非普通
人家先覺得此人煩或厭慢與偏見
人性中生出弱點誰也在
這一生某段落 做過少數誰都知
呼天不應 那種冷淡殘酷誰一個 漂亮轉身之後
做了多數又會 能待那孤軍更好 誰會為 天空海闊
回頭 後退一步誰也在 千夫所指裡頭
捍衛着城堡 即使我 只得 少數
但我 還是會 不相信定數
要是有天 對調你倆位置 你又會否
和異數說地說天 每度睺天
為同類禱告 贈暖 對眼前異數
誰在 雲天中送觀
#REPEAT#
但我 還是會 以溫柔上訴到底
為何 又和 敵人 示好非因我
稱王的一天 未到 誰若對人
夠人性來日 你們 那兒 誰 都會
遇到誰也在
這一生某段落
做過少數誰敢將 他的本性 徹底 照實 流露 誰當我 怯懦
走出一 步 讓我 擁抱 若我 失落 對方的 領土 誰會為
天空海闊 回頭
後退一步 誰會 耐心的 開解 世人 去
放下 屠刀 即使我 只得 少數
但我 還是 以 它 抵抗 命數